



## 我的坎坷人生

○ 张文仲（1944届联大）

1937年，日本人已经占领北京，我当时正在北京二龙坑（今二龙路）弘达中学读高中。1939年，我因为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升学，就会同三四名同学一同去云南昆明求学。一路乘船经香港、海防（今越南）到达昆明，青年会接收了我们。大约在9月份前后赶上了各大学招生，我有幸考进了西南联合大学的先修班，次年转为正科班。大学一年级在工学院电机系学习，二年级时转到理学院地质地理气象学系。

在联大的生活还是不错的，我入学那年，新校舍刚刚建成，我是第一个入住的学生。伙食也还可以，每顿饭都能吃上大

米。学习方面，联大的气象专业不是很强，老师也比较少，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李宪之老师，还有教过我物理课的王竹溪老师。大学四年级时，由于美国人要帮助中国人抗日，需要大批翻译人员，教育部下令四年级学生提前毕业，从军去当翻译。西南联大的学生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求知欲，听从祖国召唤，让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，我被分配到了空军，在昆明巫家坝机场做气象工作，是空军文职人员，当时的气象台台长是高振华。我一直留站工作，后因要提高技术水平选一批优秀人员赴美学习，我被选中了。1946年夏，我们先到美国南方德州进行训练，半年后到北方伊州军中气象学校学习一年。毕业回国后，我被派到东北沈阳空军第一路司令部，当时的军衔是少尉二级，直到解放。

解放后，原来的部队解散了，我到解放军部队报到。当时是冬天，我们到辽南瓦房店参加政治学习，内容大多是国民党的腐败。毕业后未分配工作，被遣返回北京，恰好东北局到北京招收技术人员，我被录取后分配到长春空军老航校，不久又调到山东济南的第五航校当助教。

此时，新航校正在筹建。1950年，我被派到筹建处当飞行员的教导员。在航校有几个滞留在中国的日本工作人员，我们对他们都很鄙视。不久，东北老航校迁至



张文仲学长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（2018年7月）



2018年7月，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、清华校友总会和档案馆老师看望张文仲学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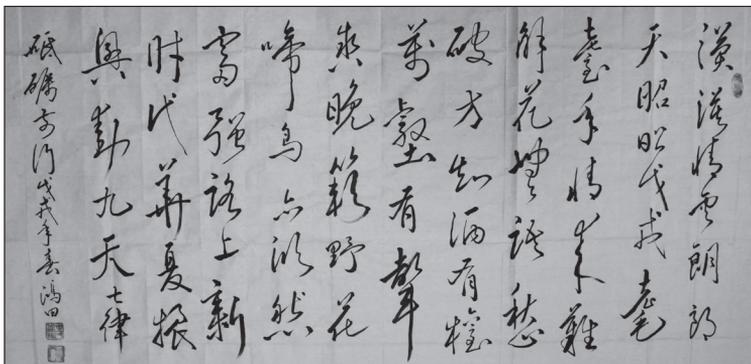
北京，成立了空军训练部，组织上派我回北京空军训练部工作。我当时是气象参谋，在训练气象员的工作中得到了领导的好评，给我记了三等功，我一直珍藏着印有朱德题词的立功证明书。

在肃反运动中，组织上认为我过去在国民党空军中工作过，不适合在领导机关工作，便调我去空军气象学校从事教学。1957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历史原因，我被划为右派。我遭到部队的退职遣返，下放到了山西，先后在太谷、祁县的林业局气象站工作。后来被调到清徐县中

学当教师教高中数学课，直到60岁退休才又返回北京。

1998年夏天，我与沈师光女士开始了我的第二次婚姻。沈师光是联大外语系1944届毕业生，跟我同届，她翻译过多部外文著作，还曾经参与第一部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的翻译工作。她也不幸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，苦苦撑了二十多年。我们结婚后，度过了十几年平静的晚年时光，可惜她在前几年过世了。

2015年，抗战胜利70周年，国家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颁发了纪念章。虽然我也是一名抗战老兵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，无法确认我的抗日经历。为此，我的家人向清华校友总会求助。得知此消息后，《清华校友通讯》编辑部的老师们帮我从学校档案馆查找到当年的学籍卡片，上面记载着我的从军记录。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八百从军学子名录上也找到了我的名字。他们尽可能搜集其他一些能够证明我参加过抗日的宝贵资料，最终让我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枚珍贵的纪念章。这是我坎坷一生中最荣耀的一件事，感谢编辑部老师们！



○史鸿田（一九六四届冶金）

## 书法